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⑦

山外青山

何常在◎著

**完美收官，终不忘初心！
总有一种宽厚的力量，能够驻留良久！**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大型长篇连续系列小说· ⑦

山外青山

何常在◎著

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外青山 / 何常在著. --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81126-785-3

I. ①山…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2596 号

山外青山

作 者:何常在

责任编辑:方国进

出版发行:贵州大学出版社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 × 1020 mm 1/16

印 张:27

字 数:500 千字

版 次: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ISBN 978-7-81126-785-3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01 有人得益有人失利 / 001

待看清眼前来人款款而立,瘦弱苗条是个女子之时,夏想才放松了警惕。再仔细一看,她一身简朴的打扮,就和街上的一般女孩儿没有两样——普通牛仔褲,普通上衣,头上随便扎了一个马尾辫,面容憔悴,因为过于瘦削而显得一双眼睛格外大,下巴尖尖,再加她娇艳的容颜,当前一站,楚楚可怜。

02 家宴,摆的是远近关系 / 041

夏想的想法是,于繁然是一个桥梁,是他和吴家之间关系解冻的中间人物,从长远计,他宁可和于繁然走近,也不愿意再和胡增周打交道。会在关键时候弃他于不顾的人,难保不会有下一次。从根本上来讲,夏想对胡增周还没有重新建立起信任。



03 做局,请夏想入瓮 / 083

好高明的借鸡生蛋的手段,省去了前期的各种麻烦和批地的繁琐,看中哪一家房地产商开发的楼盘有前景,直接一次性买进。掌握了全部房源之后,原有的房地产商只管负责施工,长基商贸顺手接过销售权,也就拥有了定价权。



04 明哲保身还是挺身而出? / 124

于繁然心中感慨,再高傲的女子,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虽然他和连若菡接触不多,但清楚连若菡的脾气,对外人一向很少假以颜色。他在吴家远不算核心人物,连若菡不理他也是正常,就是一般的核心人物,省部级高官,连若菡不说话也不算什么。不想夏想一发话,她立刻对他客客气气的,他不得不感叹夏想在连若菡心目中的位置。



05 嫌犯追踪进行时 / 164

梅升平大有深意地看了夏想一眼,一脸浅笑,心想小夏又借他之口向邱家暗示了,看来,小夏是铁了心要和付先锋对抗到底了。也是,付先锋太过分了,手段太下作了,就是他也气愤难平,要不是现在人多嘴杂,他早就开口骂付先锋一顿。



06 病房也成了角逐的战场 / 207

此次还手,夏想不想让梅家和邱家任何一家插手,这是他和付先锋之间的个人恩怨,介入的力量太多了,不一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相反,说不定会因为各方势力心思各异,节外生枝。他清楚以他目前的实力,梅家和邱家肯帮他,是人情,不帮他,是本分。



07 一团糟的局面反而暗含时机 / 238

尽管夏想并不清楚牛奇和康少桦或是白战墨之间有什么交易，才让牛奇冒着风险远赴宁省去追拿王大炮，但他能猜到，牛奇在此时宁愿请长期病假也要千里追凶，显然是孤注一掷，连前途都自愿放弃。对牛奇来说，除了他的儿子还值得他这么做，其他事情已经不入他的眼了。



08 后招才更让人惧怕 / 278

夏想见郑毅还有意拿捏一下，先抬出付先锋的名头，又摆出要到其他区投资的比较，是典型的投机商人的做派，不由暗笑。他现在对白色家电生产基地还真是兴趣不大，就没接郑毅的话，摆摆手，笑了一笑，转身上楼去了。



09 局面既定，大事可成 / 307

没有人提反对意见，李沁按捺不住心中的不解，开口问道：“我还是不明白，长基商贸为什么非要当冤大头，让我们从中赚上一笔？难道他们自己就不能申请立项，买下地皮，然后开发楼盘自己销售？”



10 又一个牵动人心的位子 / 342

付先锋也确实有点酒劲，同时也十分生气邱绪峰的态度。邱绪峰再怎么着也是他的堂妹夫，现在不和他一条心也就罢了，还气势汹汹地嘲笑他，让他感到非常丢脸。好歹他也是付朵朵的堂哥，邱绪峰身为付朵朵的丈夫，按照规矩，至少也要对他尊称一声“哥”！



11 无路可退才会孤注一掷 / 372

苏功臣的为人夏想不是十分清楚,只从他的行事方式之中得到一点结论,就是此人善于见风使舵,表面上和胡增周关系密切,实际上他奉行的是中立立场,谁也不得罪。但如果谁有事,也会及时地落井下石。从局外人的角度看待苏功臣的选择,应该还算比较明智的决定。



12 进一步,海阔天空 / 397

夏想难道没有什么想法?当然有,而且还不少,但他也知道,白战墨下马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区长人选的提名,又将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如果他所猜不错的话,付先锋贼心不死,肯定还会打区长的主意,因为下马区有他的两百亿游资在此。

01 有人得益有人失利

待看清眼前来人款款而立，瘦弱苗条是个女子之时，夏想才放松了警惕。再仔细一看，她一身简朴的打扮，就和街上的一般女孩儿没有两样——普通牛仔褲，普通上衣，头上随便扎了一个马尾辫，面容憔悴，因为过于瘦削而显得一双眼睛格外大，下巴尖尖，再加她娇艳的容颜，当前一站，楚楚可怜。

一地鸡毛

付家在燕省的失利，表面上看依然是家族之间相互制约，取平衡之道，实际上，夏想在此过程中的支点及画龙点睛作用，呼之欲出。尽管一时间燕省又经历风云激荡，但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留不住，燕省还是那个燕省，而局面，却蓦然转了几个弯。

按照既定程序，燕省省委常委会确定了新任的燕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人选于繁然，于繁然定于一周后正式到燕市走马上任。

同时，谭龙开始着手准备卸任和交接事宜。对谭龙来说，近些天来一直是愁云惨淡，在他看来，前途一片黯淡。

崔向见识了大家族的力量之后，忽然之间也收敛了许多，不过也正是因此，他反而更坚定了和付先锋走近的想法。背靠大树好乘凉，尽管付家暂时受挫，但毕竟家大业大，一时失利并不代表以后不会胜利。

燕省的局势暂时进入了平静期，有关提名宋朝度为常务副省长的任命，以及提名高晋周为省委常委的提议，已经由燕省省委报经中组部批准。

燕市，市长办公室中，胡增周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若有所思。房间内还另有

两人,正是慕允山和滕非。

几天之内,燕省乃至燕市风起云涌,让胡增周再一次体会到临近北京的燕市,风浪果然巨大。燕市离京城太近了,近到京城一有风吹草动,燕市就会无风起浪。

如果说谭龙调离燕市给胡增周带来的震惊可以用难以置信来形容的话,那么韦志中的空降事件,由山雨欲来风满楼,直到雷声大雨点小,再到转眼之间风平浪静,胡增周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内心的震撼和不安。太诡异、太离奇、太不可思议了。

在胡增周的政治生涯之中,不是没有发生过某人将要调任某地的传闻成真的事情,基本上在官场之中,将传闻当成事实,会有百分之九十的准确性。层次越高准确性越高,像常务副省长的级别,轻易不会传出风声,既然传出,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想,风声鹤唳之后,却发现不是草木皆兵,而是一地鸡毛,就让人不得不惊讶于官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即使一辈子在官场混迹的老油条,谁又敢说真正了解官场?千人千面不说,每一个地域都有每一处的特色,南方沿海省份,中原省份,西北省份,以及环绕京津的燕省,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标准。就算是北京的政令,到了各地也会变味道,变得充满地方特色。

但燕省刚刚上演的一出乌龙也太令人震惊了,让身为副省级高官的胡增周也大为震惊,随后又是深深的无奈和失落。

无奈的是,翻云覆雨的总是大人物。失落的是,他虽然身为副省级干部,按说和副省长平级,不但在燕市处处受到牵制,在燕省更是没有一席之地。众多风云变幻的大事,他不但事先听不到一点风声,而且事后也摸不到一点头脑。

归根结底,还是层次太低,还是远离政治核心的缘故。

动了谭龙,表面上是动了付先锋的势力,但因为于繁然是空降的缘故,实际上触动的是陈风、付先锋和他三个人的利益。当然,付先锋损失最大,而他也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毕竟身边突然多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常务副市长——立场不明,工作能力不明。可以说谭龙走而于繁然来,对政府方面的影响远超过市委方面的影响。

随后当胡增周得知于繁然的真正来历之后,心中只有苦笑,是的,无可奈何的苦笑。他才明白,当时吴家出手搅乱燕市常委会的局势,明是打压夏想,暗是让燕市的常委们不再团结,实际上最大的目标所指,还是他和陈风之间的联

盟。结果他真的就按照别人的设想,和陈风保持了距离,从而造成了燕市常委会三分天下的局面。

三分天下,相当于每一分势力都削弱了许多。此时突然安排人空降到燕市,又是十分关键的常务副市长的位置。进,可以联合任何一分势力组成联盟;退,可以拉拢一两名常委形成自己的派系。不管是哪一种,都有很大的空间和可操作性……手腕太高明了。

胡增周除了叹息还是叹息,但又能怎样?他无计可施!

如今的燕市局势和他的心情一样,用一个最恰当的词来形容就是——一地鸡毛。

今天慕允山和滕非前来,是向他汇报下马区的局势,以及夏想并不配合慕允山的提议的问题。

胡增周思忖再三,他并不肯定夏想有没有在此次事件之中出没,但他想清楚了一点,于繁然是吴家人,来到燕市之后,或许会和他不和,或许会和陈风不和,但应该不会再出手打压夏想了。因为胡增周明白了一点,上一次吴老爷子明是打压夏想,暗中是搅乱燕市局势,是一举两得的手段。

吴老爷子是绝顶聪明之人,谁知道他在打压夏想之时,有没有另外的想法?比如说其实只是想给夏想一次教训,压他一压,也好有利于他的成长?

一瞬间胡增周做出一个决定,说道:“以后在下马区的工作,尽可能配合夏想,至少不要和他公开作对。在常委会上以附和他的决定为主,除非涉及自身利益,只要是夏想和白战墨之间的冲突,坚定地站在夏想的立场上。”

慕允山也知道在目前眼花缭乱的局势之下,他的思维有点跟不上形势,就一切听从胡市长的决定,答应了一声,又问:“关于市财政拨款的问题……”

胡增周坚定地一挥手:“放行,一会儿我就亲自打电话放行。在当前的形势之下,不要向夏想提要求,只单方面支持他,夏想为人比较重感情,相信到了关键时候,他会有所回报。”

滕非一直不说话,眼睛之中闪动着疑惑,一直等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才突然说了一句:“胡市长是不是找个机会和夏想谈一谈?”

胡增周脸色一变,不悦地看了滕非一眼,没有说话。

滕非自知失言,忙说:“只是觉得夏想的表现有点奇怪,他太镇静,总是一副事事尽在把握的姿态。实际上,自从他担任区长以来,除了在两百亿资金上面主动退让之外,他和白战墨的数次交锋,没有一次失利。如果再加上我和允

山的支持，他在常委会上就会声望大增，完全盖住书记的光芒。”

胡增周没有打断滕非的话，等他说完之后，才微微摇头说道：“时机还不成熟，他总有来市里汇报工作的时候……”

与胡增周的无奈和失落相比，陈风此时的心情也是患得患失，对于繁然的空降，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尽管他也知道，于繁然到了燕市之后，很有可能走中间路线。

于是他问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你说说看，于繁然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燕市有于繁然，燕省有高晋周，吴家已经完成了布局。从吴家的布局来看，显然比付家要务实许多，因为吴家的着眼点全是政府实职，而不是党群虚职。”年轻人侃侃而谈，一脸淡定，“于繁然显然是要走中间的务实路线，以埋头实干为主，除非涉及重大的自身问题，一般不会站队。所以我说，他对陈书记没什么威胁，对胡市长也没什么恶意，不过基于他的来历，和付书记就是天然的对手了。当然，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还是要保持的。”

陈风呵呵地笑了：“你又是什么立场？”

年轻人站了起来：“陈书记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

陈风又笑：“万一吴家接受了你，怎么选择？”

“前脚打压，后脚接受，我也不是没有原则的人，怎么能随风打转？”能和陈风以如此轻松随意的口气说话的年轻人，全燕市也没有几人，除了夏想……夏想摆手说道，“您也别测试我了，在我的心目中，陈书记第一位，吴家第二位。万一吴家的利益和您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我的第一选择是从中说和，力求圆满解决。实在解决不了，就会坚定地和您站在一边。”

陈风哈哈大笑：“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漂亮话我爱听。”

夏想谦虚地笑了：“可不是漂亮话，是大实话。”

陈风笑得更开心了：“不务虚了，说一说下马区的各项工作。”

夏想今天就是借汇报工作之名，来和陈风讨论省市的局势来了。当然，谈论完了局势，工作还是需要认真汇报一下的。

“各项工作开展还算顺利，道路施工完成了百分之八十，承诺的资金到位情况也不错，下马河的拓宽工程也完成了百分之三十。主要矛盾还是集中在征地和回迁等遗留问题上，不过问题都不大，不难解决。”夏想心中有下马区的蓝图，哪一处工程何时竣工，哪一座大厦正在落成，他基本上都心中有数。尽管下马区目前矛盾不少，但因为现在正是秋初之际，是施工的黄金季节，所以工程

进度加紧。因为有活儿可干,所以种种隐性的矛盾并不突出,被热火朝天的景象掩盖了下来。

不过夏想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迹象,就是在不少征地的村庄之中,有一股隐性的恶势力正在形成。

在下马区的征地和拆迁中,由十余个村落的闲散人员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股隐性的黑恶势力。为首者名叫王大炮,二十五岁,无业,手下有十余名忠心的团伙成员,人人手持消防斧,自称斧头帮。本来斧头帮被牛金收买之后,专门为宏安公司负责恐吓和打骂钉子户。后来牛金被夏想拿下了,牛奇被调到市局闲置,王大炮无人收留,为了赚钱,就打起了敲诈下马区施工队的主意。

下马区不少施工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本着破财消灾的想法,也有不少施工队交了所谓的保护费。尝到了甜头的王大炮愈加嚣张起来,很快就扩大成了五十多人的团伙,经常开着几辆汽车在下马区耀武扬威,穿梭在各大施工队中间,伸手要钱。

夏想也是刚刚听到吴港得带给他的消息,还没有来得及出手处理,省市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一忙,就忘到了脑后。正好向陈风汇报工作之时,又想了起来,就借机向陈风提出了王大炮黑恶势力的问题。

陈风听了先点燃一支烟,缓缓地抽了一口,说道:“其实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着一一定的黑恶势力,就是大小和恶劣的程度不同。下马区是新区,难免会有一些泥沙飞扬,你放手去干,严加处理。万一区公安局警力不够,向市里打报告,我让孙定国出面帮你。”

陈风基本对他的要求是有求必应,夏想十分感谢,又说:“长基商贸的资金暂时动静不大,他们的高尔夫球场的地皮已经批下来了,现在正在组织人员进行规划和设计,摆出了一副大干一场的姿态,就先拭目以待好了。当然,如果他们真的投资了实业,真心愿意在下马区扎根实干,我还是举双手表示欢迎的。”

陈风点头,又问:“达才集团的批发市场战略,准备得如何了?”

“达才集团已经同意了追加四十亿投资,用来兴建四座批发市场,分别是小商品批发市场、服装批发市场、五金配件批发市场和汽车配件批发市场,区政府正在重新做规划,为达才集团批地。不过,达才集团的地皮和长基商贸的高尔夫球场距离过近,白战墨有不同的意见,此事还需要再协调一下。”夏想提出重新规划区中心一片原本用来建造休闲广场的地皮给达才集团,用来兴建批发市场商业圈时,白战墨强烈反对,原因是距离长基商贸的高尔夫球场过

近,会对高尔夫球场的生意带来不良的影响。夏想当时没有坚持,准备做出详细的可行性报告之后,再上常委会讨论。

陈风对此事不置可否,他也相信夏想能够处理好和白战墨之间的争论。他的目光落在一幅中国地图上,用手一指北方,然后又用手一指南方,感慨地说道:“燕市没有高新产业,东开发区成立好几年了,没有吸引一家高新企业入驻,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如果下马区能吸引高新企业入驻,比如说高新电子产业、液晶面板或是数码产品,也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下燕市的产业结构。夏想,有没有把握在我的任期之内,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陈风说得很郑重,一脸严肃的表情。

夏想可以理解陈风的心情,不管是以前担任市长还是现在担任书记,陈风对燕市确实情深意切,付出了无数心血,也一直想改变燕市的现状,让燕市的明天更美好。

夏想也就郑重地说道:“我尽力而为,不敢打包票,只能说尽最大的努力,毕竟投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难题。”

陈风又笑了:“行了,我也不是非逼你立军令状,也知道有些事情强求不来,就是随口一说罢了。时间不早了,你也该去向增周同志汇报一下工作了。”

夏想也正有此意,笑道:“值此多事之秋,是该和胡市长见见面,好好谈一谈了。”

触动

说完多事之秋,夏想忽然惊醒地发觉,好像燕市和燕省的局势大变,总是发生在秋天。看来多事之秋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古人的经验之谈。

夏想来到胡增周的办公室时,慕允山和滕非已经离开,避免了三人见面的尴尬。

尽管胡增周知道早晚会和夏想见面,但却没有想到夏想前来汇报工作的时机十分敏感,恰恰是谭龙被调离,于繁然即将走马上任的前夕。到底是夏想故意为之,还是巧合?

如果是故意为之,夏想就是有意拿此事给他难堪来了?

夏想从胡增周略带尴尬的表情之中猜到了他复杂难言的心绪,就淡然一笑,说道:“领导,最近身体可好?好久没有一起坐坐了,有时间请您吃饭,

聊聊天。”

胡增周见夏想一脸坦然，说话时目光清澈，流露出真诚之意，心中稍安，又微微一暖，心想夏想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至少从表面上一点也不看出他对自己有不满，还是和以前一样恭敬之中带有亲切之意。

胡增周心中暗叹一声，他初来燕市之时，夏想对他的帮助最多，而他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再支持夏想，才导致夏想失去了书记的宝座。听慕允山和滕非的介绍，下马区十几名常委之中，已经有一半和夏想走近，夏想还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实际上他比白战墨更适合担任一把手。

只是在面对自身利益之时，谁都会将自己的前途放到第一位。胡增周在心中安慰自己，夏想应该能够体谅他的难处。

夏想是不是真的体谅胡增周的难处，他不会说出来，不过说出来的其他话还是让胡增周十分感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体会，我感觉自己还是年轻了一些，区长的位置正适合我，可以让我的步伐走得更踏实一些。”

胡增周心里明白，夏想是在透露一个信息，就是他并不怪自己在常委会事件之时，没有在最后时刻给他最关键的支持。微一沉吟，胡增周还是堆起了笑容：“小夏，坐，坐，喝水不？”

说话间，胡增周就要亲自动手为夏想倒水。

一个倒水的举动，让夏想明白胡增周接受了他释放的善意，并且愿意给他正面的回应。夏想见好就收，急忙伸手拿过茶壶，先给胡增周的水杯倒满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才感慨地说道：“以前没少给领导倒水，现在到了下面，不常在领导身边了，还真有些怀念。”

一句话又说得胡增周心中感慨万千，心中对夏想的最后一点芥蒂全部消失不见，只有一份淡淡的温暖和感动，还有一丝愧疚。

不过真要说什么抱歉的话，胡增周肯定无法说出口，只好及时转移话题：“听说下马区的局势还算不错，允山和滕非一致认为，下马区的大局由夏区长掌握比较稳妥，我听了也深以为然。”

作为市长，这话就说得有点不合规矩了，有直接让区长凌驾于书记之上的苗头，不符合官场套路。不过作为两人之间的谈话，只是笑谈，无伤大雅。当然夏想不会认为胡增周是笑谈，而是一种间接的暗示，一是承认他的能力能够从容面对白战墨一把手的光环，二来是对他的肯定和支持。提到了慕允山和滕非的名字，很明显就是说，以后慕允山和滕非将会站在他的一边。

夏想及时表示了感谢,实际上他也清楚,慕允山和滕非向自己靠拢,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因为谭龙的调离给了胡增周极大的震撼,让他意识到既然京城有人开始盯上了燕市,以后的燕市,将会是一个各方势力纷纷插手的战场。在混战之时,没有明哲保身一说,只有加入战斗,站好队伍,才有一线生机。

谭龙的调离,表面上付先锋损失最大,实际上,胡增周受到的制衡最大。本来常务副市长高海就是陈风的人,谭龙在的时候,是付先锋的人。谭龙一走,万一于繁然来后倒向陈风,他在政府班子就差不多成了光杆市长。

胡增周直觉认为,于繁然来后不管是中立还是倒向陈风,肯定会和夏想关系不错。现阶段最好的选择就是和夏想保持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即使不能和以前一样亲密无间,也要维持一种有限的热切。

胡增周的心思瞒不过夏想,夏想谦虚几句,并没有过多谈论下马区的政治局势,而是汇报起了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

胡增周一边听,一边点头,心中有了计较,听夏想说完之后,就卖了夏想一个好:“以后下马区的财政拨款,市里会适当照顾,作为新区,理应受到政策上的倾斜……”

夏想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感谢领导的照顾。”

和胡增周的谈话基本上达到了夏想的预期,就是保持距离,客气中有热情,合作中有提防,目前来说是有限的同盟关系。

一周后,省里传来消息,副省长宋朝度顺利接任常务副省长,迈出了政治生命中可喜的一步。同时,高晋周顺利进入常委会,在燕省默默无闻了两年多,终于走到了台前,实现了政治生命中的飞跃。

宋朝度非常高兴,打电话邀请夏想、李丁山、高海到家中做客,庆祝升职——尽管严格来讲级别未动,只是政府内部的工作调整,但常务副省长和普通副省长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宋朝度欣喜也是可以理解。

夏想几人应约赴会,几人欢聚一堂,又有宋一凡的穿梭打趣,一直笑声不断。

不过夏想也被宋一凡吓了一身冷汗,因为宋一凡兴趣所致,玩得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伏在夏想耳边说了一句:“那件透明睡衣我回家穿了一次,爸爸问我,我说是你送的。”

夏想大惊失色,忙说:“别胡闹,我是你大哥哥,不是大坏蛋。不要在宋省长面前说我的坏话……”

宋一凡却说:“那你求我,你求求我,我就放过你。”

夏想就挠头：“现在人太多了。”

“那你现在答应我，有时间一定带我去游泳，我就暂时替你保守秘密。”宋一凡古怪精灵，靠出卖自己来威胁夏想。

夏想无奈，只好答应，反正现在天气转凉，哪里还有游泳的机会？就说：“行，行，没问题。”

宋一凡得意地笑了：“这还差不多，饶你一次好了。我根本就没敢穿，骗你的，笨蛋！”

夏想啼笑皆非。

因为高晋周递补进了常委会，燕省空缺出来一名副省长的位置，又成了各方势力竞争的开始。宋朝度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小夏，你的岳父曹书记是不是可以动一动，运作一下副省长的位置？”

夏想听了也是心中一动，转念一想，岳父在正厅的位置时间并不太长，而且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还没有干满一届，运作副省长难度不低。而且按照他的设想，其实岳父在市委书记的位置多干几年也好，正厅时的资历很关键，也非常重要。现在就算费尽力气当上了副省长，如果分管不了重要的部门，说不定干上一届就会直接跑人大、政协去了。

如果在宝市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届满之后，到发达的地级市再担任一届市委书记，或是到京城的部委历练几年，就有可能一步进入省常委会，成为常委副省长，基本上就有了牢固的基础。

夏想想通之后，说出了他的想法。在座没有外人，没有必要隐瞒。

宋朝度听了，连连点头：“呵呵，小夏考虑问题真是周到，我也是一时高兴没有细想，确实现在上来有可能就是一个排名最后的副省长，以后再没有机遇的话，说不定届满之后就退居二线了……”

李丁山和高海都连连称赞夏想：“曹书记有福了，有你这样的一个小女婿，比儿子还强，呵呵。”

“我就说，夏哥哥又帅又有才，是小女孩心目中的偶像，也包括我。”宋一凡最会挑时候，又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插话说道，“太遗憾了，夏哥哥比我大了好几岁，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嫂子。太可惜了，有一句诗说得好——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她背诗的时候还摇头晃脑，配合着一脸遗憾的表情，直逗得所有人开怀大笑！

转眼到了国庆节，国庆期间，夏想几乎没有一天假期，天天走访各处工地，慰问工人，视察现场，检查安全，度过了他进入官场以来最繁忙的一个国庆节。果然，担任了党政领导之后就大不一样了，事事都要由你做主，由你指挥，必须坚守岗位，必须事必躬亲。夏想算是体会到政府一把手的艰辛和劳累，也知道其实为官之人，在表面上的风光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

连若菡在上次看望了曹殊薰之后，就回了京城。国庆期间，又来了一趟燕市。夏想的老妈一直没有回单城市，国庆期间，老爸和夏安、许宁全家出动，来燕市看望曹殊薰，家中热闹成一团。不过热闹都和夏想无关，他基本上顾不上回家。

曹永国和王于芬也回来了一趟，夏想抽空和曹永国谈了一次，就上次宋朝度说起的运作副省长的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曹永国和夏想的看法一致，他今年刚五十出头，离到点的年龄还有不短的时间，不必急着到省里当一个不管重要部门的副省长。以他现在的资历，勉强进入省政府，也没有太大的作为。有时候急于站在高处，还不如先在原地打好基础。

国庆一过，于繁然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不过因为中间隔了一个国庆节，再震撼的消息也冲淡了不少。也许于繁然想要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的上任，没有再激起一丝波澜，颇有点悄无声息的感觉——让人觉得谭龙调离的时候闹得挺欢，但落到实处，等于繁然上任之时，却又平静得出乎意料，似乎整个事件虎头蛇尾。

夏想清楚的是，真正得了实惠的人，在好处得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低调。闷声发大财的人，才是高人。

同时，省里的局势变动也因为国庆节长假而变得不再那么引人注目。省政府会议之上，宋朝度第一次以常务副省长的身份坐在范睿恒旁边，奠定了他在省政府之中第二人的位置。在燕省的权力格局之中，宋朝度的地位逐渐稳固并且稳定地上升。

国庆期间有一个流言开始流传，因为谭龙是在视察下马区的当天传出了调离燕市的风声，而且据说视察工作才进行了一半。另有知情人还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是夏区长当面顶撞谭市长，谭市长大发雷霆之后，正要拿夏区长开刀，就突然被召回了市委。

传言最开始的版本是，夏区长不能惹，谁惹谁倒霉。随后的版本是，下马区不能去，谁去谁下马。